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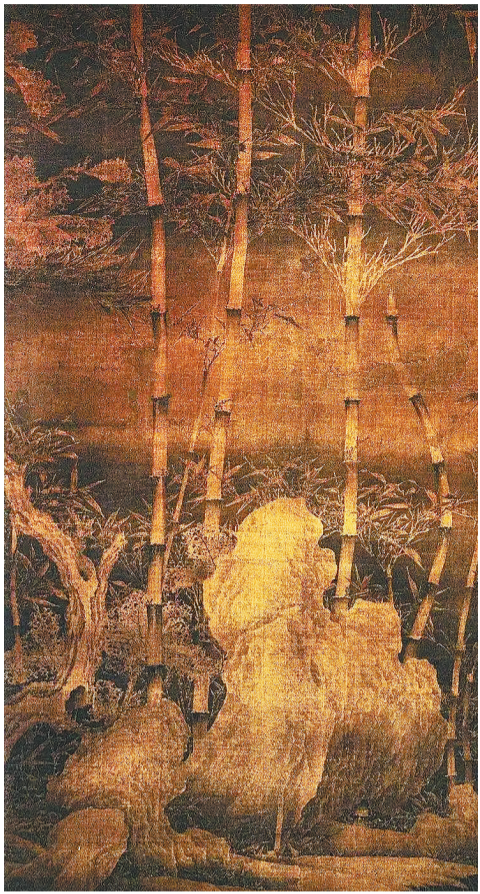
雪竹的品格

大雪过后,徐熙聚焦在山野的一角,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花了多长时间,才完成这幅《雪竹图》。它画在绢上,笔触那样精谨细密。不,已经看不出笔触,就像传说里仙子的衣服没有接缝一样,临摹的人也该无处措手,不知道应从哪里起笔。

徐熙会在严寒的冬日里,撑起绢布对着实景一笔一笔描摹吗?不会的,他就像后来的文与可一样,也有成竹在胸。他一笔笔渲染,一笔笔皴擦,画出阴冷的天,画出山石的肌理,留白处被反衬得晶莹素洁。那是竹叶、山石间覆盖的积雪。雪也把翠竹、枯木、山石和芭蕉照映得带着透明的质感。粉妆玉琢也就是这样吧?

竹子是画面的主角,在画家心中,它其实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物化。这一丛竹子,劲挺、秀雅,坚贞、清俊。前代画家已经开辟了雪竹的画种。徐熙的这幅画为什么成为经典,让人们代代珍视呢?这幅画没有其他颜色,完全是或浓或淡的水墨渲染勾勒而成,生出墨分五彩的微妙之趣。

有人画画把怡红快绿尽情铺陈,流光溢彩的是富贵气。徐熙水墨渲染的枯木野竹,散发着野逸的气质。五代花鸟画影响最大的画家中,南唐的徐熙和西蜀的黄筌就有鲜明的标签:徐熙野逸,黄筌富贵。



画家画出来的图像,反映着各自的志趣和修养,其实画的是自我的心相。当然,这和他们的生活阅历、耳目所见所闻是分不开的。黄筌是西蜀宫廷画家,生活条件优越,又要满足皇室的审美趣味,自然就把画面

的“富贵气”作为审美追求了。宋代的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徐熙是“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

竹子是这幅画的主角,画上描绘的还有它的知己:枯木历经沧桑,虬曲、瘿瘦,石头坚硬、奇崛。就像苏东坡说的那样:“竹寒而秀,木瘿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它们,都是竹子的知己朋友。

画里还有芭蕉,那春夏时节满目葱绿,如今已枯黄、破碎,它被虫蚁啃食,被时光腐蚀,叶子上满是孔洞。芭蕉本来就是速朽之物,寒风一起,就凋残破败,就像古人眼中无常的人生。

在如此澄澈、如此静谧的画面中,我看到了它背后的激烈冲突,听到了当下时空之外的声响。静谧之中,竹子也会发出一种声音。那是来年的一场春雨后,满山竹笋钻出地面,会响起细碎的、幽微的拔节声。“咯吱咯吱”,那是生命的律动,是隐藏在徐熙画面之后的另一番图景。

徐熙在一棵竹子上用篆字倒着写了“此竹价重黄金百两”八个字。但这几棵竹子,身价是黄金衡量不了的。这野逸的雪竹,富的是内涵,贵的是品格。

王秉良

一架丝瓜两院香



后院墙根处的几根丝瓜藤,彼此缠着、绕着、牵着、扶着,顺着架子爬上了院墙,把墙头遮了个严实。

一帘藤蔓高悬如瀑,绿叶密密匝匝,一朵朵喇叭状的小花金灿灿地点缀其间。偶尔风来,花叶闪动,一个个绿色的小丝瓜害羞似的出现在你的面前,鲜嫩欲滴,若隐若现,淡淡的清香,不禁让人沉醉。

我不由得想起去年的情景,也是院里这面墙,丝瓜的藤蔓密布其上,像一幅画。不过,它们是从邻家逾墙而入的。带着浓密的叶,金黄的花,蒙络摇缀,参差披拂。那根根触须或直直的,或蜷曲的,飘来飘去,像在试探、像在寻觅,又像在和风轻语。我的小院因为它们,生机盎然,绿意盈盈。

我深感庆幸,沾了邻居的光,不曾栽种丝瓜,却赚得一墙风景,满院清香,满心欢喜。闲暇,到后院小园打理,我总要驻足,看一看这小院的“客人”。不经意间竟发现,丝瓜成熟了。一条条细长的丝瓜挂在藤上,通体嫩绿,表面有浓密绒毛,模样柔美,十分可人。

激动之余,我把这喜讯告诉邻居刘大妈,并邀她前来一观。刘大妈一看,说炒着吃正嫩。上前就把几条丝瓜揪了下来,送给我们。我摆了摆手,不肯要!毕竟是刘大妈辛苦种植的。刘大妈不高兴了,说她院里结了不少,本打算送几个过来让我尝尝鲜。我拗不过她,欣然接受。当天,清炒丝瓜便端上了餐桌,顿觉软嫩丝滑,清甜爽口,还带有一丝清香,让人停不下筷子。深秋时节,我把藤上几个干枯的丝瓜取下,晒干后制成丝瓜瓢拿来刷锅洗碗,十分称手。

今年,我在院里种上了丝瓜,丝瓜藤缠满院墙,绽放蓬勃生机,些许丝瓜藤已爬入邻家小院。我和妻子早已商定,把最好的丝瓜送给邻居。

东家墙根种丝瓜,西家院里开黄花。黄花绿叶惹人醉,一架丝瓜两院香!

葛新胜

灯

闻莺

暮霭爬上灰色的门墙
黑色的袍子漫过街巷
还有更远的田野和山岗
一盏灯如一颗垂下的星
没有怒斥
没有惊雷
只是温柔的金色低语
黑暗的潮水霎时平静
深陷泥淖的脚印
重新在大地上延伸
灯静静地站在那里
温柔地低首垂目
燃烧着一颗永不熄灭的心

夏雨

李爱玉

天空闲着也码字
喜欢敲击无数个逗点
苔藓在砖缝里伸出舌头
舔舐所有坠落的光线
蚂蚁驮着未完成的句号
向洞穴深处迁徙
晾衣杆上垂着
一串透明的疑问句
我站在山水间
雨正布景
给山送雾给河送水
夏阳透过云层
露出明媚的笑脸
用神力把夏拿来晾晒

源远流长

版画



生活

同是一条溪中的水,可是有的人用金杯盛它,有的人却用泥制的土杯子喝水。

从沙漠中走来的疲渴交加的旅行者,是最知道水的滋味的人。在烈日炎炎的正午,当农民们忙于耕种而大汗淋漓的时候,水对他们是最宝贵的东西。当一个牧羊人从山上下来而口干舌燥的时候,要是能够趴在河边痛饮一顿,那他就是最了解水的甜美的人。

可是,另外一个人,尽管他坐在绿荫下的靠椅上,身边放着漂亮的水壶,拿着精致的茶杯喝上几口,也仍然品不出这水的甜美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旅行者和牧羊人那样的干渴,没有在烈日当头的中午耕过地,所以他不会觉得那样需要水。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没有尝过饥与渴是什么味道,他就永远也享受不到饭与水的甜美,不懂得生活到底是什么滋味。

王尔